

目 录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	1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12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 讲话和决议草案	14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18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18
2. 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23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 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宣传	26
4. 关于在国外某地的党校	27
5. 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	29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1909年6月8—17日〔21—30日〕)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的公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全文。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无产者报》编委，三个在彼得堡、莫斯科省（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五个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

会上展开的争论无疑对全党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一贯执行的、最近在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中受到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十分清楚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有两个代表同志参加，双方都做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

整理和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谈在某种解释中可能引起而且已经引起国外同志误会的几个问题。其实，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整个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议**对于派别内部的意义**。

首先谈谈《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

对于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没有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承认，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就离社会民主党愈来愈远，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召回派的公认的领袖斯塔·²同志，甚至还有了“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种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至于最后通牒主义，情况就不同了。

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在会上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表决时，提出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又有一些决议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了，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派

别的分裂，他们将不服从和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这件事使一个反对派的代表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脱离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讲讲这件事。

评价最后通牒主义其实也同评价那个叫做召回主义的彻底的最后通牒主义一样，可惜的是我们根据的材料主要不是书面的，而是听到的。直到现在，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没有体现在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中。因此，在观察最后通牒主义时只好根据它的下面这种唯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它必须具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否则就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这样说明最后通牒主义的特征是**完全确切**的。正因为如此，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其中的一个马拉特同志声明，这种说明不符合他的情况。马拉特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向它提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各种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直到向它提出上述的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在一个派别内共处，当然是可能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把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完全取消。**这样的**最后通

牒主义不是排斥，相反地，是要求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它的工作，是要求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显然有了改进的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努力。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的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不同提法和不同的解决方法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作为党内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主义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是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对杜马党团进行长期的工作，不要党在工人中间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的宣传材料。这种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杜马党团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派的唯一武器就是**最后通牒**，他们要党把它当作一把利剑，放在杜马党团的脖子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它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制度的全部经验。要在**这种**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清

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的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会议说的这种“划清界限”，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出现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除了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之外，还有伯恩斯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朝一定的方向影响党，使党尽可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原则。为此，就必须要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是不同的**。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人员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人员，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派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

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那就一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要拥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比较彻底一些，那就是自绝于派别，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可能是**大批**的工人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种**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向工人广泛地全面地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对待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稍微坚决彻底地跟召回主义和同它相近的工团主义进行**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分裂的议论成为无稽之谈，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集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通过这些决议时是十票对两票，而有些决议则是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

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同会议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失去了**党内派别存在的这一基本条件**。不但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还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愿意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3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退出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①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以及对一般合法社会特别是对杜马讲坛的态度这两方面的问题的提法。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

① 马拉特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服从这些决议**。马拉特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派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不赞成同召回派进行组织上的斗争和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一般地谈到**组织上分裂**的问题，那末从会议“关于国外某地的党校”的决议4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是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拥护者进行了分裂活动，因为办这所学校无疑是企图建立新派别的**思想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是同两种取消主义——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和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来自右面的取消派说：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利用合法的机会上。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说：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无论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一切。这两派大致一样，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去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地结合起来，“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得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间有一种回到党性上面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孟什维克中的）⁶“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并替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合乎党性的基础”^①。

布尔什维克应当怎样对待这部分目前人数还不多的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该竭力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

① 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内部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根据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他不得不退出的原因完全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

有党性的护党分子。这决不是说抹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很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于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一定的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应当牢牢记住一点：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工作，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这些坚定地彻底地保卫党性的人，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有利于党的建设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同其他派别的那些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性、反对取消派的护党分子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地方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敢采取明确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样的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采用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最好在报刊上，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把这些

话公开地谈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意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实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关系。现在，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组织归根到底应该把工人集中起来利用“合法机会”——特别是进行杜马活动，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利用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看做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对这一点已经做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与其谈“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居什么地位，不如谈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

须比过去更加注意、更加主动、更加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的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基本任务。只有使党巩固了，我们才能为党的利益来利用那些合法机会。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党中心形成的工人集团，对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地转到）这些工人集团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促使这些集团产生真正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10号附刊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 任务问题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从实质上回答马克西莫夫同志，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地向他说：他在脱离我们，在建立一个讽刺画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在《**无产者报**》上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地讲过，着重地指出过。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一场进行了三天多的无谓争吵，才好进行一场思想斗争。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印出来，说什么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所说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说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一套**印**出来，这样，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大家指出，你就是一个讽刺画中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刊印**出来，说什么我们——我又引

用你的话——“如果当了普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一次对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1908年8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内）直接划分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思想斗争，使党学会许多东西。

1934年第一次载于《（九）者报》
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 的任务的讲话和决议草案

我们的辩论就要结束了，我认为，不必专门就这些辩论作出决议，作决议应该慎重。本来把问题互相解释清楚就算了。为了回答弗拉索夫⁷关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我现在把决议草案读一下：

“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真正**实现——就是根据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和方针来实现——目前已经为全体布尔什维克公认的目的，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利用杜马讲坛的目的，就一定要把培养有经验的、精通自己业务的、能够坚守自己的特殊的**合法**岗位（工会、俱乐部、杜马委员会等等）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这个任务清楚地提出来，并且无论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

弗拉索夫指出，这是领袖们的事情。这话不对。问题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普遍认为不需要这种专家。我们的力量很少，因此必须使用他们，分配给他们合法的职务，委托他们用派别的名义执行这些职务。

既然我们说要建立党的支部，那就应当有能力把它建立起来。我草拟了一个关于用传单进行宣传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中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问题，特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重视使用传单（除了地方的和省的刊物以外）向群众宣传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情况并且指导这一工作。这些传单的内容可以是指出应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的问题，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和党派的分野，为宣传这些问题的演说拟订提纲，分析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的演说有什么政治意义，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演说有哪些地方还不透彻不确切，最后，也可以摘录这些演说中对宣传和鼓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等等。”

在非正式会议⁸上就对待杜马活动的态度问题谈到的几点，我也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利用杜马同改良主义者的（或者更广泛一点说：机会主义者的）利用杜马的区别可以用下列的几点（不能说很全面）来表明。

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所谓外部关系来看，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必须反对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在反动时期的俄国）都会自然产生的意图，即反对议员和经常在议员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议会活动推崇

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和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是必须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是同党隔离，而是贯彻党的观点，贯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活动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多地注意在杜马讲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应当尽力使群众能更经常地听到从杜马讲坛上宣传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的演说。其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要使杜马党团经常同反革命大肆攻击‘解放运动’的行动进行斗争，同斥责革命、诋毁革命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流派（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先进阶级——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的旗帜。

其次，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当前极重要

的任务是积极干预所有劳动立法的问题。党团应该利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同时要特别防范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这方面活动的作用。党团不应该缩小自己的口号和我党最低纲领的要求，而应当拟订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和谎言，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这一斗争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基础上的不彻底的和骗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通向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于机会主义者的动摇在党内最近产生的改良主义，也应当采取这种立场。

最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还应当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党必须从各方面向群众说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不仅要攻击政府和公开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动摇。”

写于1909年6月12—13日(25—26日)

1934年第一次载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我们党内的革命派提出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口号，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带动了工人阶级中一切最积极和最革命的阶层。

随后，广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为艰难的反革命时期所代替；社会民主党人必需根据这种新的政治局势采取自己的革命的策略，因此，利用公开的杜马讲坛来帮助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可是，一部分参加过直接革命斗争的工人在事情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未能立即应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反革命的新情况下所采取的策略，依然简单地重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口号，固然这些口号在**当时**是革命的，但是现在空洞地重复它们，就会阻碍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团结起来。

另一方面，在发生这种艰难的转变的条件下，在革

命斗争处于低潮，甚至一部分工人也情绪低落、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在工人组织遭到破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腐蚀性的影响的时期，在工人阶级当中，有一部分人不关心政治斗争，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尤其冷淡。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就能在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当中得到暂时的胜利。

公开嘲笑工人的困境的第三届杜马所做的工作，加强了这部分工人的召回主义情绪，这些工人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够，还不能够了解到，第三届杜马的这种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议机关，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专制制度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真正性质，以及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这部分工人之所以会有召回主义情绪，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过去，特别是在第一年的活动中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

鉴于这种召回主义情绪在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方面起着不良的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认为：

(一)对于这些工人，必须进行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不懈地说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在政治上毫无用处，说明在反革命时期

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的真正意义和杜马讲坛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杜马工作，必须使杜马党团同先进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全面地帮助杜马党团，全党有组织地对它进行监督，并且采用公开说明它的错误的办法来影响它，党必须切实对杜马党团这一党的机关的活动进行领导，总之，布尔什维克必须贯彻最近一次全党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因为只有使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更加注意，使他们有组织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杜马活动，才能真正纠正我们杜马党团的策略；

(三)对于把杜马党团引上反党道路，因而使它脱离工人的先锋队的党内右派，必须不断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揭穿这种对党有害的策略。

* * *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加入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辉的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

这些对无产阶级观点还不够了解的分子，在我们布尔什维克派里也有。这些分子在艰苦的情况下，愈

来愈暴露出他们缺乏社会民主党人的坚韧精神，由于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尖锐，最近一年来，他们一直在建立一种派别，企图完成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其实，这不过是把一些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错误观念奉为原则，把这些错误观念加深而已。

这种想把召回主义情绪变成一套召回主义政策的企图，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理论，它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对政治冷淡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无政府主义的动摇思想。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尽管充满革命的词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立宪幻想的另一面，同样希望国家杜马本身能够满足人民这种或那种迫切的要求，它实质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来顶替无产阶级的思想。

所谓最后通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派别，它在原则上反对利用第三届杜马讲坛，或者企图用各种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不履行这个义务作辩护，它不是长期地教育杜马党团，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力图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危害并不比公开的召回主义少。现在，最后通牒主义同召回主义在政治上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最后通牒派硬说最后通牒主义同我们这个派

别在革命某一时期实行过的抵制是一脉相承的，这完全歪曲了我党绝大多数人运用得十分正确的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的真实意义和性质。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议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这就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反面，因为后者鼓吹，有代议机关就应该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过去企图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的种种作法，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提出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同在俄国现在条件下运用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策略彻底断绝关系，而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宣传已经很明显地损害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这种宣传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危害党的统一，因为这种宣传已经造成了一些怪现象：例如，召回派同社会革命党人（在圣彼得堡）联合起来拒绝帮助我党杜马代表，并且同某些明显的工团主义分子一起向工人发表公开演说。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定的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

派必须同这些离开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

2. 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驱散以后，反革命获得了大胜利，这种客观形势向整个党的活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獗，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浪潮十分低落的情况下，把在无产阶级斗争最高潮的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即自觉地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策略的组织保存下来。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同那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卷入党内来的分子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结了。一方面，很清楚，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马党团下面的委员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们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而同党斗争，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内公开的取消派——盲目崇拜合法活动，把工人运动暂时的低落和分散所造成的狭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则，现在他们，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在理论上和

策略上已经站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了。为我们杜马党团出主意的知识分子谋士硬要我们党团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前后经过，取消派同护党派在合法的工人组织里、在四个代表大会（人民大学代表大会⁹、合作社代表大会¹⁰、妇女代表大会¹¹、工厂医生代表大会¹²）的工人代表团里的全部斗争，现在十分清楚地表明和证明了，组织上的取消主义（反对党的机关）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基础的原则斗争，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在这反革命大胜利的时期，担负全党领导工作的党内左派不仅在理论上承认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适当结合的策略，而且实际上实行了这个策略。如党对杜马党团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党在无产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中进行的一切工作就是如此。当前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提出来的这些工作形式，补充了党的主要的工作形式，是秘密的党影响比较广大的群众的形式。实际上，事实上，党就是在这些工作形式上同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严重地打击了取消主义。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党内各派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起来的^①。最后，正是在关于党

^① 如关于工会、合作社的决议和若干关于杜马工作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在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拥护党的路线。办中央机关报的经验、上述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团等等。

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和组织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派公开同那些打着所谓“召回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党的新活动形式的、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划清了界限。

目前，《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规定布尔什维克的基本任务时，应当指出：

(1)在今后的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先进战士，它的任务是从各方面积极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目前党内力量重新组合的时期，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线的有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线才能把一切真正保护党的和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结起来；

(2)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并且替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合乎党性的基础（如圣彼得堡“维波尔格区”孟什维克的信，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分裂，崩得内部的这种分化等等）；

(3)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党的团结一致的先锋

队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必须继续同取消派和各种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必须同其他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护党的分子接近，这是为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所要求的。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宣传

鉴于：自从恢复党的统一以来，布尔什维克派在那些全党争论的问题上，通过在全党范围内为争取按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党的支部和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平行的纲领和进行争论），划分出了和团结了自己政治路线的拥护者；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证团结真正思想一致的同志，把所有实质上同布尔什维克派接近的分子吸引到布尔什维克派方而来；

——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目的，为了通过影响党的办法使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内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有在全党的范围内把布尔什维克区分出来，才是唯一正确的和唯一合适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单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办法，必然会使党发生自上而下的

分裂，使主动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种彻底分裂的派别遭到致命的打击；

鉴于这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

(1)提醒全体思想一致的同志，不要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种宣传客观上会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党内取得的阵地遭到沉重的打击。

(2)最近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预定在召开下届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而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思想一致的同志的会议，将是整个派别的最高会议。

(3)由于目前摆着许多使党和布尔什维克派不安的重要问题，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尽速(在两三个月内)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然后坚持尽速召开党代表大会。

4. 关于在国外某地的党校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研究了关于某地学校的问题以后，认为发起办学校的人(包括《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委员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在创立这个学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瞒着《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反对编辑部的宣传。这些发起人到今天为止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以办这个学校为

名，建立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央。这个学校的发起人背着共同的中央机关，同俄国的许多委员会建立了关系，设立了独立的财务处，募集了经费，甚至还背着《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全党的中央，建立了自己的代理机关。

扩大编辑部认为，由于目前缺少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如果办好一个真正的党校，哪怕是办在国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组织从工人中培养得力的党的工作人员，并且认为，编辑部本身也必须在我们组织的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在这方面帮助地方组织，但是，扩大编辑部根据某地学校的发起人的整个活动方式看来，断定这些发起人所追求的不是整个派别的目的，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党的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认为，看一看我们派别内部在关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造神说宣传的态度以及整个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等等问题上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看一看某地党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的代表人物这个情况，这个新中央的思想政治面貌就十分清楚了。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个学校不能负任何责任。

5. 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 同志的关系

鉴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十个委员同马克西莫夫同志之间在议程的全部问题上，很明显地缺乏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一致，其次，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近来的行动，是在破坏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上的统一。最后，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对是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议的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今后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397—419页

注 释

- 1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以列宁为首的9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是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选出的），以及彼得堡、莫斯科省和乌拉尔等组织的代表。

会议是为了讨论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行为而召开的。

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1）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2）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3）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4）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5）关于在国外（喀普里）的党校；（6）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宣传；（7）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等等问题。

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举行的。列宁就议程上所有的主要问题发了言。在会上代表并坚持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有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维·尚采尔（马拉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采取了两面派的立场。

会议斥责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来自左面的

取消主义”。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鼓吹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队伍。会议也斥责了造神说，并决定同它进行坚决斗争，揭穿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本书发表的列宁讲话的标题是《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者加的。——第1页

2 斯塔·——斯塔尼斯拉夫·沃尔斯基 即安·弗·索柯洛夫，是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第2页

3 米·托·，即米·巴·托姆斯基。——第7页

4 “在国外某地的党校”是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马·高尔基的参加下，于1909年在喀普里岛（意大利）办的一所反党学校。该校是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派别组织中心。

波格丹诺夫派打着党性的旗帜，从社会民主党的几个地方组织里招收了13个学员。

学校办了大约四个月（8—12月）。1909年11月，以工人尼·叶·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弄清了学校的派别性质，便坚决地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了界限。他们寄了一份抗议书给《无产者报》编辑部，抗议教员们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学校开除。后来他们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了许多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留在喀普里的一部分学员，同教员们一起于1909年12月组成了反党的“前进”集团。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斥责喀普里学校是一个

“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心”。——第7页

- 5 造神派 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文学和宗教哲学的流派；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以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产生了这种流派。

造神派（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等人）宣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马·高尔基有一个时期也同他们接近。《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同时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以及在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给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动本质。——第7页

- 6 指孟什维克护党派，这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脱离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反对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小团体。

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编辑部，在1909年8月重新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普列汉诺夫和他的集团一方面仍旧保持孟什维克的立场，一方面也主张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并力求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

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要尽力促使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取消派分离，在保卫思想性和党性的基础上同护党派接近，建立一个护党分子的统一联盟，联盟内部的“分歧不应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为保卫党，反

对取消派而“斗争”。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建议，同他订立了暂时的联盟。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地方的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工人报》。普列汉诺夫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列宁的这个同拥有一部分工人群众的普列汉诺夫派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助于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的工人组织中更广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把取消派排挤出去。

1911年末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借口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诽谤。——第8页

7 弗拉索夫，即阿·伊·李可夫。——第14页

8 非正式会议是列宁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会议。会上列宁详细地介绍了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情况以及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斗争。列宁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就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的基础。——第15页

9 全俄人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月3—6日（16—19日）在彼得堡举行。人民大学的活动的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小组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工人组织有权单独派代表参加人民大学理事会，要求承认工人组织有权决

定课程的大纲，指定它们所希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承认各民族有用本族语讲课的权利。

大会以微弱的多数（110票对105票）否决了这个决议案，认为它超出了代表大会的范围，于是工人代表便退出了代表大会。——第24页

- 10 全俄合作社机构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4月16—21日（4月29日—5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1名代表，其中有45名以上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组织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并领导工会组织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反对在会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合作社派。

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消费合作社在俄国的法律地位等报告，但是大会主席团禁止对这些报告进行讨论。

在警察局宣布禁止在代表大会上谈论阶级斗争、工会、职员的情况、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对工人的援助、合作社的宣传、出版等问题以后，代表大会就不开了。——第24页

- 11 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2月10—16日（23—29日）在彼得堡举行。在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是女工。在女工们的压力下，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对酗酒、关于农村妇女的状况、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关于工艺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等决议。关于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这个主要的问题，女工

们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实行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的、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选举制。代表大会主席团拒绝宣读这个决议案，而代之以一个充满自由资产阶级精神的决议案。为了表示抗议，女工们退出了代表大会。——第24页

- 12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的代表有52个工人，他们主要是由大工业中心的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们(其中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并且在全国得到了反应。关于卫生监察组织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和关于工人选举工厂视察员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特别热烈的争论。

代表大会没有开完就被警察局禁止了。——第24页